



父 亲 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选集十三

父 亲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THE FATHER,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父 亲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85,000
196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 00,001—22,000 册

书号: 10188·843 定价: 0.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短篇十二篇。作者所写的多半是他那个时代中旧知识分子的各种面貌。这些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滑稽可笑，其实深刻地揭露了各式各样的庸俗。例如《父亲》写一个老人死要面子，又可笑又可悲。《摘自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里的那个人其实性格软弱，遇事退缩，倒在适应他那空虚无聊的生活里。此外十篇也都是笑里藏刺的精粹短篇。

回憶契訶夫^①

亞歷山大·庫普林^②

『他生活在我們中間……』

一

你總該記得：在年紀很小很小的時候，度過漫長的暑假以後，怎樣回到學校裏吧。一切全是灰色；學校像個營房；到處是新的油漆和油灰的氣味；同學們粗魯，老師們不和氣。不過有的

① 根據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出版，由 S. S. Kotelnitsky 編譯的安東

·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中的英譯文譯出——中譯者。

② Kuprin (1870-1936) 俄羅斯小說家——中譯者。

時候雖然不免要想家，人卻還是鼓起勇氣來。於是人忙着招呼朋友，看到別人臉容的變化而驚奇，給喧嘩和活動鬧得耳朵發聾。

可是等到黃昏來了，半明半暗的宿舍裏騷動平息了，啊，多麼難受的悲哀，甚麼樣的絕望，佔有了人的靈魂啊！人咬自己的枕頭，壓下自己的嗚咽聲，人唸着那些親愛的人的名字，哭着，流下滾燙的眼淚，知道這種悲傷是沒法消滅的。直到那個時候，人纔第一回體會到下面兩件事情的全部慘痛：不能挽回的過去，寂寞的感覺。人彷彿情願犧牲下半輩子的生活，情願忍受任甚麼樣的苦刑，只要換回來那美麗燦爛的、絕不會重演的生活裏的一天就行。人彷彿想抓住每一個和藹而愛撫的字眼，永遠封存在人的記憶裏，彷彿想把每一回的愛撫，一點一滴的、緩慢而貪饒的喝進人的靈魂裏去似的。先前由於粗心大意，由於時間顯得無窮無盡，竟沒有極力利用每一個鐘頭，每一刹那，卻白白的放過去了，想到這裏，人就痛苦得甚麼似的。

孩子的憂傷是尖刻的，可是在睡眠裏卻溶化了，而且朝陽一到，就無影無蹤了。我們成年人呢，並不那麼痛切的憂傷，可是我們卻記憶得比較長久，痛苦得比較深刻。在契訶夫的葬禮以後，在墓園裏做完禮拜回來，一位大作家講了一些雖然簡單，卻充滿含意的話：

『現在我們把他下葬了，絕望而尖銳的哀悼在消散了。可是不知道你體會到沒有：直到

我們死的那天，我們的心裏會一直遺留着一種經常的、沉悶的、哀傷的感覺？」

現在他不在人世了，人就特別痛苦的感到他的每一個字眼，每一個笑容，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色，照耀着他那美麗、正直、高貴的靈魂，顯得多麼的寶貴。我們平時往往不注意那些特殊的小節，可是小節有時卻比大事情更有力、更親切的透露出來內在的人性呢——想到這兒，人就不由得惋惜了。人責備自己說：在生活的紛擾中，自己竟沒有想法記住——寫下來許多有趣味的、有特色的、重要的事情。同時人又知道，凡是跟他接近的人，凡是把他看做在精神上具有無可比擬的細緻和美麗的人而真實的愛他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他們會懷着永在的感激心情尊敬他的遺名，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的遺名。

對這些人的愛，對這些人的溫柔纏綿的悲傷，我獻上這篇文章。

契訶夫的在雅爾達●的那所平房，差不多立在城外，正在那條白白的、塵土飛揚的奧特卡大路旁邊。我不知道那所房子是誰造的，可是它要算是雅爾達的頂別緻的建築物了。通體

爽朗，純潔，輕巧，美麗，勻稱，並不是按照甚麼一定的建築格式造出來的；那兒有一座水塔，像是砲台，還有一些意外的三角房頂，一道有玻璃窗的游廊，門前一個空曠的草坪，房子四周疏疏落落的一些窗子——大的也有，小的也有。要不是因為在那所房子的設計上有一個人的周詳而別緻的想法，別緻而特殊的趣味，那所平房就有點像近代學校的建築了。那所平房站在一個菓園的角落裏，四周是一個花園。跟花園比鄰的，是大路對面的一個古老而荒涼的韃靼墓園，圍着一道矮矮的小牆，永遠碧綠，安靜，荒涼，墓上立着廉價的石碑。

花園很小，一點也不茂盛，菓園還很年青呢。那裏面長着一些梨啦，山查啦，杏子啦，蜜桃啦，扁桃啦。去年菓園纔開始生菓子，這就給安東·巴甫洛維奇招來許多麻煩，也帶來孩子氣的、動人的快樂。臨到採扁桃的時候，契訶夫的菓園裏的扁桃也就摘下來了。它們通常躺在客廳的窗台上，湊成一小堆，雖然主人請客人喫，可是誰都彷彿不忍心接過來似的。

安東·巴甫洛維奇並不喜歡這所房子；人家告訴他說這房子太沒個遮攔，擋不住奧特卡大路上飛來的灰塵，又說菓園的水也不够用；他甚至很氣悶。大體說來，他不喜歡克里米亞，而且他堅決的厭惡雅爾達，不過呢，他仍舊帶着特別的、熱誠的愛看待這個菓園。人們有時在早晨看見他蹲在地上，仔細的用硫磺塗在玫瑰花的莖上，或者拔掉花圃裏的雜草。每逢在夏

天的乾旱中終於來了一場雨，澆滿了淺淺的、膠泥的蓄水池，那會引起甚麼樣的歡笑啊！

不過他的愛，不是主有者的愛，那愛是另外一種東西——一種博大得多，也含有更多智慧的感情。他常常眯着眼，瞧着菓園，說：

『瞧，這兒每一棵樹都是我栽的，當然我喜愛它們。可是這是小事。在我來這兒以前，這地方是一片荒地和水溝，佈滿石頭和蘆草。後來我來了，把這荒野變成了一塊栽花種樹的美麗地方。您知道嗎？』——他忽然現出嚴肅的臉色，聲調裏含着深深的信心，補充道——『您知道嗎，在三四百年以後，所有的土地都要變成百花齊放的花園。那時生活就輕鬆極了，也舒服極了。』

未來的生活的美麗的想法，在他晚年的所有作品裏那麼溫柔、憂鬱、美妙的表現着，同時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他最親切、最珍愛的一個思想。每逢早晨，他獨自一個人，默默的修飾那沾着露水仍舊濕潤的玫瑰花，或者仔細的查看一棵給風吹傷的幼苗，他一定多麼常常想到人類將來的幸福啊。在那溫順的、聰慧的、謙卑的忘我思想中，有多麼深廣的含意啊。

不，那不是從貪得無厭的人心中生出來的對於生活的渴望，對於生活的執着，也不是一種貪求的好奇心：想要知道自己死後的世界是甚麼樣子，更不是對遙遠的後代的妒忌。這是

一個非常優雅、美麗、敏感的靈魂的痛苦，那靈魂忍受着庸俗、粗鄙、寂寞、空虛、強暴、野蠻——現代日常生活的全部慘痛和黑暗。這就是爲甚麼到了他的晚年，他既然成了大名，生活比較穩固，而且擁有俄羅斯社會中一切敏感的、有才能的、正直的人們的忠誠熱愛，卻並不把自己鎖藏在冷酷的、使人不能接近的偉大中，也不變成一個專橫的預言家，更不對別人的名望存着惡毒的、庸俗的敵意。不，他的廣泛而艱苦的生活經驗，他的憂愁、歡樂、失望，統統在那美麗的、焦灼的、忘我的、關於將來別人的幸福的夢裏表現出來了。

『三四百年以後，生活會多麼美麗啊！』

這就是爲甚麼他親切的瞧着他的花園的緣故，彷彿他在花園裏看見了日後的美麗的象徵，看見了人的智慧和知識鋪成的新路似的。他快樂的瞧着各種新的、別緻的建築物，瞧着海中航行的大輪船；他熱切的關心各種新發明，跟專家做伴一點也不覺得煩悶。他帶着堅定的信念說：像殺人、偷竊、強姦一類的罪行正在減少，在知識份子——教師、醫生、作家——當中差不多消滅了。他相信將來文化會使人類高尚。

講到契訶夫的墓園，我忘了說起在墓園中央有秋千和木橈。那兩樣東西是萬尼亞舅舅的一部分舞台道具，莫斯科藝術劇院在雅爾達演過這個戲，明明是爲了演給當時在害

病的契訶夫看的。這兩樣東西契訶夫特別喜愛；他往往用手指着它們，帶着感激的心情追述藝術劇院怎樣殷勤的款待他。這兒不妨說一句：那些優秀的演員，由於他們特別精緻的表現了契訶夫的才能，由於對他本人友愛而忠誠，在他的晚年中給了他很多的安慰。

二

一隻跛脚的仙鶴和兩隻狗住在院子裏。必須說明，各種動物，契訶夫都很喜愛，只有貓是例外，他對貓存着沒法克服的憎惡。他特別愛狗。他那去世的卡希旦卡①，他那在梅里赫佛②養着的溴化物和奎寧，他常常想起而且談起，就跟人想起死去的朋友一樣。『優良的品種，那些狗！——他有時帶着好意的笑容說。』

那隻仙鶴是一隻傲慢的、莊嚴的鳥。他對一般的人統統不信任，但是跟安東·契訶夫的

● 契訶夫所寫的一個劇本——中譯者。

● 契訶夫寫過一篇以它為題名的狗故事，見愛情集——中譯者。

● 莫斯科省的一個鄉村，契訶夫在那兒置備了房屋田產——中譯者。

信教的用人阿爾西尼伊卻有很好的交情。牠追着阿爾西尼伊到處跑，追進花園，追進菜園，或者追進院子，滑稽的蹦蹦跳跳，撲着張開的翅膀，表演一種很有特色的仙鶴舞，總是引得安東·契訶夫笑起來。

有一隻狗叫做杜希克，另一隻狗叫做卡希旦，紀念那隻有名的卡希旦卡，卡希旦不以別的出名，卻以愚笨和懶惰出名。牠的外表挺胖，光滑，笨拙，周身是鮮明的朱古力色，生着傻氣的黃眼睛。牠隨着杜里克向生人吠叫，可是人家只要一叫牠的名字，牠就乖乖的伏在地下了。安東·巴甫洛維奇遇到牠走過來獻媚的時候，總是拿手杖略略的推開牠，帶着譏諷的嚴正態度說：

『走開，走開，笨貨……躲開我。』

他轉過身來對着跟他談話的人厭煩的補充幾句，不過眼睛裏卻含着笑意：

『要不要我把這隻狗送給您？您再也不能相信牠有多麼笨喲。』

可是有一回卡希旦由於蠢笨和呆板，給一輛馬車壓了一下，軋傷一條腿。可憐的狗用三條腿跑着，回到家來，死命的嚎叫。牠的後腿癱了，肉綻開，露出骨頭，血汪汪的流着。安東·巴甫洛維奇馬上用熱水和昇汞（sublimate）洗牠的傷口，還在傷口上灑了些沃度仿姆，紮了一

條繃帶。他那好看的大手指頭多麼熟練，多麼溫柔，多麼小心的碰着狗的碎裂的皮膚，他帶着多麼慈藹的責備口氣安慰那隻嗥叫的卡希旦啊：

『唉，你這蠢材，蠢材……你是怎麼搞的……別叫了……你不久就會好起來……小蠢材……』

我不能不述說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不過，沒有問題：動物和小孩，都本能的喜歡跟契訶夫接近。有時一個害病的姑娘來找安東·巴甫洛維奇，同時還帶來一個三四歲的孤女，這孤女由那姑娘撫養着。在這小小孩和那憂鬱的病人——名作家中間，不久就建立了一種特別的、信任的、嚴肅的友誼。他們同在一個橈子上，同在一個走廊上坐很久。安東·巴甫洛維奇專心的、聚精會神的聽着，她呢，向他小聲數說她那些好笑的話，一刻也不停嘴，還把她的小手伸進他的鬍子裏去戲弄。

凡是接觸過契訶夫的，各種各樣的平民——用人啦，信差啦，門房啦，叫化子啦，流浪漢啦，郵務員啦——都帶着強大的、由衷的愛對待他；不但帶着愛，還帶着細緻的體貼，帶着關切，帶着瞭解。我忍不住要在這兒講一個故事，這故事是由俄羅斯運輸貿易公司的一個小職員講給我聽的，那人直爽，不愛多話，很率直的接受了而且述說着他的印象。

那是秋天。契訶夫從莫斯科回來，從塞瓦斯托波爾●坐着輪船剛剛到達雅爾達，還沒離開甲板。等到跳板鋪好，接着就來了混亂，嚷叫和忙亂。在這混亂的當口，力伏，一個韃靼人，素來替契訶夫扛東西，從遠處看見契訶夫，就想辦法比別人更早的爬上輪船來。他找到契訶夫的行李，剛要扛下船去，忽然一個粗魯的、相貌兇惡的力伏頭子向他跑過來。這人不但說了許多下流話，還在他那官派的氣憤中打了韃靼人一個嘴巴。

『於是一件叫人難於相信的事情發生了，』我的朋友講給我聽，『韃靼人把行李丟在甲板上，用拳頭打他的胸口，睜着冒火的眼睛，預備撲到頭子身上去，不料頭子用一種響得全碼頭都聽得見的聲音叫起來：

『「甚麼？打我？你想打我？他——他，你該打他！」』

『他用手指頭指着契訶夫。契訶夫呢，你知道，慘白着臉，嘴唇發抖。他走到頭子面前，平靜而清楚的對他說，不過臉上帶着一種不平常的表情：「你不害臊嗎？」相信我，皇天在上，如果我是那個力伏頭子，我情願讓人往我臉上唾二十口痰，也不願意聽見那句「你不害臊嗎！」』

雖然那頭子臉皮厚得很，可是就連他也感覺到了。他瞎忙了一陣，嘖嘖咕咕說了幾句甚麼話，馬上不見了。後來再也沒看見他到甲板上來。」

三

契訶夫的那所雅爾達房子裏的書房並不大，十二步長，六步寬，樸素，可是有一種特別的魅力。走進門來，對面是一個四方的大窗子，配着黃色的玻璃。門的左面，靠窗擺着一個寫字檯，寫字檯後面是一個小套間，房頂上開個小天窗，照進陽光來，小套間的正中擺一張長榻。門的右邊，在牆壁的正中，安着一個棕色的荷蘭磚的火爐。火爐的頂上有一個小洞，那兒取下了一塊磚，在那洞裏隨隨便便的畫了一幅可愛的風景畫：傍晚的田野，遠處有乾草堆——列維丹的作品。再往前走，在牆角，有一個門，門裏是安東·巴甫洛維奇的單人寢室，一個明亮而爽朗的房間，顯得明淨，潔白，清爽。書房的四壁糊着暗金色的壁紙，靠近寫字檯掛着一個印刷的招貼：『請勿吸煙。』一進門，往右去，便是一個裝滿書的書架，壁爐架上放着一些小擺設，其

中有一個製做得很好看的帆船模型。寫字檯上擺着許多象牙和木頭做的東西，大多數是象的模型。牆上掛着托爾斯泰、格里高羅維奇、屠格涅夫的像。在一個扇形張開的小桌子上有許多作家和演員的照片。窗子兩邊掛着沉甸甸的深色窗簾。地板上是一塊東方圖案的大地毯。這地毯沖淡了一切東西的輪廓，可是使得書房更黑了；不過，亮光還是從窗子裏射進來，平和悅目的照在寫字檯上。房間裏有安東·巴甫洛維奇很喜愛的那種很優美的香氣。從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空曠的馬蹄鐵形的窪地，一直伸展到海邊，海本身給四周的房屋圍起來了。左邊，右邊，後邊，升起一帶山脈，畫成一個半圓。到了傍晚，雅爾達四周的山地上點起燈火，那些燈火跟天上的星星混成一片，叫人分不清哪個是燈火，哪個是星星——這時，這地方就使人想起了高加索的一些地方。

這樣的事往往會發生：你認識了一個人，你研究了她的相貌，氣派，聲音，姿態，然而你往往只能想起你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臉是甚麼樣子，那張臉跟眼前的臉完全不同。因此，跟安東·巴甫洛維奇結交了好幾年以後，我的記憶裏只留存着在敖得薩●的倫敦旅館裏我

● 城名，在烏克蘭西南，黑海邊上。——中譯者。

第一回看見的契訶夫。那時我覺得他好像又高又瘦，肩膀挺寬，帶一點微微嚴厲的神情。病的徵象，那時還看不出來，只是他的步子軟，彷彿膝蓋彎了似的。要是有人問我：第一眼看上去，他像個甚麼樣的人，我就要說：『縣區的醫官，或內地中學的教員。』不過他的身上有一種平凡而謙卑的東西，一種老百姓所有的、非常俄國味的東西。在他臉上，話語中，姿態裏，還有一種莫斯科大學生的那種滿不在乎的派頭。許多人看見他有這派頭，我也正是那些人當中的一個。可是過幾個鐘頭以後，我就看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契訶夫——這個契訶夫的臉是任何照相機所照不出來的，不幸替他畫像的那些畫家也沒瞭解他。我看見了我生平從沒見過的、頂美麗優雅的、精神的臉。

許多人說契訶夫生着藍眼睛。這是錯誤，可是奇怪，這錯誤卻是那些認識他的人所共有的。他的眼睛是深色的，差不多是棕色的；他的右眼上的虹彩亮得多，這就在某些時候給契訶夫一種精神恍惚的神情。他的眼皮相當沉重的掛在他的眼睛上，這在畫家們、獵人們、水手們，所有那些集中目力的人，倒是常有的情形。由於他的夾鼻眼鏡，由於他從眼鏡的下部往外看，而且他的頭稍稍揚起來，安東·契訶夫的臉就常常顯得很嚴厲。不過，人應當也見過有些時候（唉，在最後幾年裏面，這種時候是很少有的）快樂佔有了他，他就很快的一揚手，碰掉